

猎 神

猎 神

季 康

云南人民出版社出版

(昆明市书林街100号)

云南新华印刷厂印刷 云南省新华书店发行

开本: $787 \times 1092 \frac{1}{32}$ 印张: 5.25 字数: 105,000

1979年3月第1版 1979年8月第一次印刷

印数: 1—78,300

统一书号: 10116·764 定价: 四角

责任编辑：冯永祺

封面设计：刘绍荟

插图：梅肖青

目 次

桥.....	(1)
孩子们的礼物.....	(13)
老米涛和她的儿子们.....	(22)
莽子和格丽黄.....	(35)
从勐曼来的老向导.....	(51)
蒙帕在幻想.....	(64)
猎神.....	(90)
歌手.....	(105)
一根看不见的线.....	(129)
老毕摩之死.....	(135)
后记.....	(159)

桥

一

夜晚，天空不见星星，静悄悄的山岗上，只听见擦擦擦擦一阵子急促的脚步声。

他们一共是三个人——岩刚、“波涛”^①猛拉和吴海儿。三个结实的汉子，三条粗壮的身影。

波涛猛拉是江那边阿猛寨——一个傣族寨子里的老民兵，岩刚是才打一个傣族民兵部队里挑出来的谙熟汉语的青年联络员，而吴海儿呢，说来可真不简单，这个才从部队上下来的，只比岩刚大两岁的二十岁小伙子，却是这个区里的领导干部，工作队的班长，而且，还是一个共产党员。

区里接到任务，要求他们今夜渡过江去，告诉那边的警卫部队和各寨民兵，要他们立刻集中起来注意警戒。因为，大部队正在山里面清剿股匪，不论是今夜或者明夜，散匪都很有偷渡过江逃窜到国境外的可能。“要配合警卫部队，发动民兵一起守住大桥，不让敌人跑掉一个！”这就是三连指导员给他们的命令。为了传达这个命令，为了前往执行这个

^① 波涛——傣语，老爷爷。

命令，他们要翻过横在前面的六十里的大山。

三个人沉默地走，谁也不吭气。路滑得很，一个山头接着一个山头，一个坡接着一个坡。为了走近路，他们选择了更险恶的捷径，不是矗立的山崖，就是站不住脚的陡坡。直着腰走一段，又弯着腰爬行一段，碎石头不时从他们脚下滑下山去；那条由骡马踏出来的，坎坷的但较宽的梯道则忽而在他们左边忽而在他们右边，山蛇一样地蜿蜒着。

滇南边疆的山路是够崎岖的呢！

“海同志！”波涛猛拉突然回过头来叫吴海儿，他们已经习惯了这样称呼他，比叫“吴同志”或者“班长”都更习惯，更亲昵。

“嗯？”

“你们家乡，山西那边也有这样的大山吗？”

“也有，不过……”

“当然有咯？”小岩抢着回答，象女人一样的尖嗓子兴奋地嚷：“要不然，怎么叫‘山’西呢？”他觉得他说了一句很调皮的话，心里忍不住有些得意和快活。

“可是，那个同志，你们工作队里别的一个山西同志李大根却说他长这样大就从来没见过这样的大山，翻不尽、爬不完。要不是革命，说什么也不愿跑到这儿来。”

“他是河南人，而且那是二话。”吴海儿顺口回答着，好象有什么心事。

前面小岩却怎么也按捺不住尖声笑了起来，重复着：“嘿！给他多少宝石也不来，嘿嘿！”

横断山脉高低交错的山峦阴沉地耸立着，象噬人的巨兽

一样，时常给人一种不安的恐惧的感觉。但他们却走得很自信，很沉着。六十里的山地对一般过往的行旅来说，或许是不够艰难的，尤其在夜晚。可是，对他们却完全不同了。波涛猛拉在年轻的时候，挑过盐，干过马帮，在密密的起伏重叠的横断山脉里几乎钻白了胡子，走起夜路来根本不算回事。小岩心里面永远是那样轻松快活，也许是为了青春的活力，也许还为了别的一点什么，走起路来他总是跳跃着，象雀子一样。在此刻，即将到来的战斗，更使他兴奋得浑身都有了劲，摔倒了马上就跳了起来。

吴海儿不说话，不过他也并没有把夜路的困难放在心上，甚至连想都没有想它一想。真的，有什么困难他不能克服的呢？跨黄河、渡长江、打淮海大战，枪林弹雨中，他从来没有畏缩过一步。“共产党员没有克服不了的困难”，所以，即使在最困难的情况下，他也觉得没有什么。今晚，走在这祖国的边疆，六十里夜路，就算再难走，摔跤跌倒，挂伤撞破，那又算得了什么呢？

他不说话这是事实，但不说话已经成了他的习惯，他的性情。当他还是一个小鬼，参加到部队里来，给杨团长当通讯员的时候，人们就时常这样谈论：“这小鬼好静！”以后呢，那些首长们同志们都知道他了，一提起他谁也忍不住要称赞一句：“小鬼么？干啥都好、干啥都快、有办法，怪机灵的！”但谁都免不了要惋惜地加上一句：“不过就是不爱讲话，太不爱讲话了！”一直到了淮海战役以后，在连里他当了机枪班副班长，指导员还几次给他说：“吴海儿！性子静，有好处，可是群众是需要教育的，光靠实际行动带头，

那不够……”吴海儿听了心里很不宁静，又红脸，又出汗，可还是没说个什么。

不过今晚上他不说话却还有别的原因，更重要的原因。他在想怎样去通知警卫部队，怎样连夜召集各族各寨民兵开会，怎样组织他们配合，怎样守住桥头，截住土匪，怎样……而一当他想到战斗时，他的脚不自禁地更加加快起来。因为他明白每迈出一步就缩短一步到江那边的距离，每迈出一步就早一步保证了剿匪的胜利，何况谁又知道，就在今夜，此刻，会不会就出什么岔子呢？

“哎！”小岩突然惊叫一声，掉下断崖去了。

“怎么了！怎么了！”老波涛着急地停了脚步。吴海儿却一声不响，把枪横挂到胸前，双手试探着爬下去拉他。可是小岩却已经爬上来了，一株带着刺从崖层里顽强地长出来的小树，恰恰挡住了他，因而没有滑下去。“它妈的！它妈的！”他恶狠狠地朝地上吐了两口唾沫，坐到地上系起鞋带来。吴海儿停下了，关心地抚摸着 he 发热的脸颊，轻声地问：“摔坏了没有？……”

老波涛没说话，抬起头兀自注视着发黑的天空的变化。

真的，天气变了，空气湿润得很，头顶上，大块的乌云正象一头头大黑牛似地奔聚拢来。风，也不知是从哪里刮起来的，旋转着、咆哮着，扫过高岗，穿过低谷，象发怒了一样的摇撼着巍巍然的群山。沙子、草根、小树、石块，都被卷起来了，打得人手脸生疼。

“要下雨啦！”老波涛担心地说：“还有十里地靠江，路一变泥，就走不快了。”

“就是，今夜要干的活又多。而且……”吴海儿也沉重地开了口，“能跑吗？”

“能！”

于是，吴海儿带头快步跑了起来，弯曲着他高大的身躯，一把把扯住大石头旁边丛生的茅草，向山上笔直纵去。小岩抛开了他脑子里关于战斗的热烈的想象，留神着脚下，和老波涛在后面追随着。远处一亮一亮的闪电，就把这熟悉的道路，靠江不到十里地的山路，清晰地照给了他们。

二

“砰！”

“砰砰！”

当枪声骤然在这山谷中，在他们的左前侧，东南方向响了起来的时候，老波涛、小岩和吴海儿都是非常吃惊的。怎么会有枪声呢？土匪！一定是土匪！

真的，土匪已经从东边先跑向他们来了！

前面是一片光秃的陡坡，三个人立即连跑带滚，脚不点地似的冲了下去。下面，在那最近雨季来了才涨了水的大江上，那长长的、简陋的、唯一通往对岸的竹桥，已经很明显地摆在他们的面前了。

江水在那里奔腾着，吼叫着，小岩的心也象江水一样，紧张得响了起来，说不上是害怕，还是兴奋。

“要赶快跑到桥东头占住制高点，不让他们过桥！”吴海儿心里在迅速地打算。老波涛却边跑边把他的火药枪从肩上轻巧地卸了下来，稳实地抓在手中。

但是迟了，迟了，一切迟了，敌人已经从东边斜插着跑到离桥头不到二百公尺的江滩了。

“咱们冲下去吧，立刻冲下去！”吴海儿低声指挥。

“冲下去？背着江？”老波涛有点迟疑，他虽然不怎么懂得军事，但却也模糊地知道这一点，背水作战是不利的，不如居高临下占优势。

“就是这样。抢得着过桥就过，过不了也不让敌人过！”吴海儿毅然解下三个手榴弹分给他们。挥了挥手，自己就不顾一切地往下冲。老波涛和小岩紧紧地跟定了他。吴海儿敏捷的动作、坚决的声音，给了他们力量与信心。

“不让敌人过桥！”

“不让敌人过桥！”

三个人重复着同一的话，重复着这同一的信念，因为在此时此刻，对他们，世界上再没有别的比这更重要的事情了。活着，或者死掉，全是为了它。尽管他们现在没有时间去想这句话所包含的全部内容，这句话意义的重大，他们却从心里，从心的最深处懂得了它。

事情发生得很快，只不过一袋烟的工夫罢了。他们已经冲到了山脚下的江滩上。事实告诉他们，桥是已经过不了的了。敌人几乎走到了他们的面前，不论是他们的左前方、左后方，都已经拥挤着黑压压的敌人。不时的无声的闪电，照出了他们狼狈的零乱的队形。约二百来个土匪，被人民解放军的一个连压缩到了这儿来了。但目下追击土匪的三连战士却似乎还没有赶上来，枪声只在远处响着。眼前，敌人的脚步声、武器撞击声、咒骂声、绝望的叹息声，闹成了一片。

夜，夹着隆隆的雷声，骚动起来了。

江滩上有很多岩石。在桥西斜对着大桥不到六十公尺的地方，他们三个人停住了。分散开借着石头的掩护，开始了对敌人完全是意外的打击。他们投出了第一颗手榴弹。

火光一闪，由左侧江滩跑向桥去的一伙土匪喊叫着跌倒了。

“一颗手榴弹换十来个，不坏啊！”小岩现在连一点害怕的心情都没有了。第一次他碰见这样的场面，第一次他开枪不是朝着枪靶子，而是敌人。他多恨这些敌人啊！只为他爹交不起国民党的“门户”^①还不清债，把他从小就卖进了县长衙门，抱孩子，当随从，伺候官太太、官少爷，挨打受气受尽了罪，现在好不容易共产党解放军来了帮助翻了身，各兄弟民族平平等当家作主人。可是这些土匪还想重新骑到大家头上，又说要变天，又说蒋介石反攻大陆，打着什么“云南反共军”的旗子到处烧杀抢劫……

……这些思想很快地小岩脑中闪过，为了翻身，为了当家作主人，为了未来的幸福，小岩狠狠地又用劲甩出了一颗手榴弹。

一声爆炸，敌人又倒下去了七八个，可是，机枪、手榴弹、步枪子弹，却也象雨点一样地朝着他们打来了。敌人已经发现了他们的隐蔽处了。

“小岩！节省点，一共才八颗！”吴海儿回过头来轻声

^① 门户——国民党过去在云南边疆时常按户收捐派款，叫做“门户”。

的说，自己则眯着眼仔细地瞄准着。藉着火花与闪电，他们几乎没有打一枪空枪，就这样，敌人几次的冲锋，想消灭他们的企图都失败了。

老波涛的胡子里藏着嘲笑。他把火药枪架在河滩一块凸出的石头上，每拉一下，火花四射，敌人就叫喊着骚乱地退后几步。火药枪的火光很亮，很光彩，把黑暗的江滩变得美丽了。老波涛很高兴他的火药枪并不比步枪差，“很准确！”他想：“完全和打豹子一样，……不过，这算什么豹子呢？只是耗子，是的，不过是一群耗子罢了！”

敌人发现他们人数很少，就决定一面争取踏过竹桥渡江，一面分一部分人来包围他们。

“过江！过江！过了江就快到外国地界了！”一个好像是土匪头子的在大声叫嚷着，驱赶着混乱的队伍。而尽管吴海儿他们是怎样用尽力量想阻止敌人走近桥头，敌人却终于很快地走近它了。

机枪、手榴弹，打在河滩上他们天然的掩蔽体上，子弹溅得石屑乱飞，三个人脸上都流满了血与汗。沙土、石块粘在血迹模糊的脸上，弄得眼睛都睁不开。约摸有二十来个敌人，成分散队形弯着身子向他们畏怯地包围过来。冲前两步又被吴海儿他们三个的子弹、手榴弹打回两步，真也象耗子一样，忽而偷偷地探探头，忽而又退缩回去。

可是，手榴弹只剩两颗了，步枪子弹呢，顶多也只有二十来发。

“一颗子弹消灭一个敌人，决不让他们走近半步！”吴海儿愤怒地喊了起来，声音的高亢与响亮使小岩和老波涛都

为之一惊。他们从来没有听见吴海儿这样高亢的喊叫过，也从来没有听说过这样响亮的声音。

老波涛摸一摸小布袋里的火药子，完了，全完了，一点也不剩了。他想：还有石头，满河滩的石头。老波涛象发现了什么新奇事物一样的快活，拚命地拾起满地圆圆的光滑的石头向敌人投去。一颗手榴弹滚到了他的脚边，几乎触到了他的脚面，他连想都没有想就拾起来投回去了。“新办法！有的是新办法！”老波涛咕噜着，觉得自己变得年轻起来，十分的年轻起来。好象不是在决斗肉搏，不是在打仗，这一切都和他自己年轻时，还是孩子时，在河边上用石头打野狗一样。

“轰隆隆！”一颗手榴弹在波涛猛拉面前爆炸了，老波涛一声不吭就仰身倒在石头上。鲜血沾满了他的胡子，但在他的嘴角却仍含着那对敌人的嘲笑和对胜利的希望。

“怎么了？老波涛？！”

“怎么了？老波涛？！”

吴海儿和小岩几乎同时叫出声来，但老波涛不回答。老波涛，波涛猛拉，这个被生活折磨过、锤炼过，勇敢、健壮、朴实、善良的傣族老人，是永远地沉默了。

“小岩！你听着！”吴海儿在这千钧一发的几秒钟中，想了一个主意，他想，情报没送去，桥那边的警卫部队是准备不充分的，民兵又太分散，这样情况下，也许会使土匪漏网，应该……应该爬出去，把最后的两颗手榴弹扔到桥上去，把桥炸掉，让他们跑不过去。他向小岩挥挥手，“听着！我去炸桥，你在这里用这十来发子弹掩护我！”

小岩张张嘴，机械地接过子弹，又向敌人射击起来。老

波涛的死吓住了他。“死了！”他想：“那个好心的老头子……可是，是真的死了吗？真的吗？……”他觉得头昏得很，重得很，什么都不能想，想不动。而藉着闪电和爆炸的火光，他看见吴海儿正沿着河滩的岩石，跨过一具具敌人遗下的死尸，向桥边爬去。手榴弹、子弹不时在他身边开着花，机枪却不知在什么时候起已经哑了，不响了。从东边斜插过来的敌人已经走到桥上。桥，因为是竹编的，经不起过多的人，就摇晃起来了。

从他们的掩蔽的地方爬出来，到桥那边总共还不到六十公尺。可是，吴海儿为了投得更准确，更有把握，却一直爬到了离桥十五公尺左右的地方。当他一停止紧张而迅速的爬行时，就发现自己左臂右臂都已挂了彩，左腿也好像是折断了。

他昏迷了一下，立刻又醒过来了。是的，要炸桥，一定要炸，他咬了咬牙。但要想用受伤的胳膊把手榴弹扔上去是多么难啊！

“共产党员没有克服不了的困难！”一个声音掠过，听起来似乎很远，但又仿佛近在耳根。

“党给了我力量！”他在心里面轻轻地说，然后，把两个手榴弹的弦咬在嘴里，竭尽全身的气力，投到桥上。只听得轰然巨响，桥断了，竹片、木头飞过头顶。敌人，一个都还没有走过去，正在桥心拥挤着的十数个敌人，全部跌落到江中了。巨浪立即愤怒地咆哮着吞噬了他们，只留下一片混乱的绝望的叫喊。

岸上的敌人更加惊慌起来，乱投着手榴弹，打着枪，桥的被炸使他们糊涂了。互相推挤着，咒骂着，向四面河滩上

岸乱跑，“桥？哪里还有桥？怎能跑到外国地界呢？”

小岩趁着乱，一口气跳了出来，跑到炸坏了的桥边，敌人朝着他连打了一排子弹，子弹在石头上跳跃着，其中的一粒正打在他的肩上，擦去了肩上的一块肉，血顺着背脊，凉凉的淌了下来。当他爬行到离桥边十五公尺的地方，他终于找到了吴海儿，但他已经昏迷过去了。

“海同志！海……”小岩哽咽着，眼里满噙了眼泪。

敌人继续朝着小岩打枪，并且跑过来大声喊：“抓住他！抓住他！他没有子弹了！”但才跑到面前，却忽然又退回去重新小心地畏怯地把他包围起来。

“你……小岩？……”吴海儿醒了过来，眼睛已经看不很分明了，“你没有受伤？……快！会游水快游过去吧！”

“不，海同志！你，你要紧吗？”

“别管我，快游过去！……游……”

小岩把吴海儿半抱起来，企图拖他到相距不到五公尺的江中带过江去，但事实上已经不行了，吴海儿腿断了，人软了，而小岩自己也受了伤，没有多大的力气了。

“别管我，只要把这个……”吴海儿嘶着嗓子，微弱地喘着，从身上费力地掏出一只用油布包好了的小口袋，里面有他的党费证和津贴，“交给区委……我的……党费证……”

敌人向小岩缩小了包围圈，但他连看都不看一眼，他哭了。

热腾腾的眼泪滴落在吴海儿的脸上，这是一张安静而英俊的脸，但现在，血迹和沙土把他弄得很难看了。

“走吧！别顾我，快游过去！”吴海儿喃喃着，想挥挥手，可是手已经挥不起来了，很快的，嘴也不能动了，什么

都不能动了，麻木了。他很想挣扎着最后的说一声什么，但那只变成了一个安静的微笑，挂在他苍白的嘴唇上，正象往日里任务完成时，指导员称赞他，同志们表扬他。

枪声错乱地响着，敌人在顺着江滩向西溃逃，七八个土匪抓住了呆立着的小岩，乱嚷着：“抓到了！抓到了！”一个土匪用刺刀对着他的背，想挑死他。可是，只在那么一刹那，小岩猛力一挣，就跳到了近旁的只差几步远的江水中去了。

敌人的枪立即向江里打，密集的子弹激起了一串串的水花。而后，水面静止了，土匪们是那么仓皇地离开了江岸，东面传来了沉重的手榴弹爆炸声，掺和着天心里雷声的巨响。

雨，大点子的雨，倾盆样的雨，开始落了下来。

三

靠江滩不远的斜坡上，正对着重建了的大桥的地方，新筑了两个坟。江水冲圆的青石，拌着泥灰，砌得非常整齐而漂亮，镌刻着“永垂不朽”四个大字的石碑竖立在墓旁。

在追悼死难烈士的大会上，不论是江这边的，或是江那边的各族各寨的人们，都曾来到这块地方，满怀着敬仰的心情听民兵们叙述他们怎样在江滩上发现了负伤的小岩和死者，怎样由于他们三个的炸桥，他们的英勇牺牲，使第三连的勇士们全歼了土匪，又怎样……

当大家低下头，小岩献了花，三排致哀的枪声响起了时，所有的穿着各种不同的服装，说着各种不同的语言的人们，都举起了手，默默宣誓了！每个人的心里，每个人的思想里，都在重复着一句话，同一的话：“团结起来，巩固祖国的边疆！”

孩子们的礼物

一

还没有到“八一”，岩峰头所有的人就在为这个日子忙碌了。

军人，忙碌地张罗着请驻地老乡聚餐的酒菜和文娱晚会的节目；各民族的老乡们，忙着开会讨论给部队送一点什么。

阿姆这些女人们，从七月初就开始到包谷园里转来转去了。什么时候包谷能熟呀？嫩包谷可是最可口的东西，也许，大军这次肯收下它呢！男人们，民兵中队长达龙巴和联防主任西不达，满山跑着，想打一只马鹿、黄鹿，或是野岩羊。至于小蒙金和蒙莎这些少先队员们，他们也在打算他们应该送给大军什么样的礼物。

小蒙金是大军的好朋友，姐姐蒙莎，寨上的蒙可、莎裳、莎茜……许多孩子也都是大军的好朋友。可是蒙莎和莎茜她们是姑娘，而且长得太大了一些，因此，她们就不能象最小的小么妹莎裳和小结巴蒙可，或者小蒙金那样整天缠着大军讲故事，拔大军的胡子，爬到大军的膝头上去。但是蒙莎他们也都爱大军，所以大家都来想怎样凑一些钱，给大军买一